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九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十九

侯張薛

侯君集豳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幕府從征討有功擢累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預誅隱太子尤力王即位拜左衛將軍進封潞國公邑千戶貞觀四

年還兵部尚書俄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李靖討吐谷渾以君集為磧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遁岨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鋭士約齎冞入追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進會大非川平其國會詔世封功臣授陳州刺史更封陳孱臣不願封進吏部尚書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益自喜好書及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時吐蕃圍松州

授當彌道行軍大總管以擊之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笑曰唐去我七千里磧鹵二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者百之一安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食盡當潰吾且係而虜之君集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盛襲位進營柳谷候騎言國方葬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使吾龔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閒非問罪也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塞塹引

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男女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援及是欲谷設益懼西走智盛失援乃降高昌平君集刻石紀功還初君集配没罪人不以聞又私取珍寳婦女將士因亦盜人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遠欲置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畧君集得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

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己不免鈇鉞故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

中省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君集自恃有功以宅罪被繫居怏怏不平會張亮出洛州都督君集謬激說曰何為見排亮曰公排我尚誰咎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嗔何能排君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能反乎當與公反亮密以聞帝曰卿與君集皆功臣今獨相語而無左驗奈何秘不發待君集如初皇太子承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怨望因其壻賀蘭楚石為千牛私引君集入問自安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為殿下

用之又遣楚石語承乾曰魏王得愛陛下若有詔召顧毋輕入承乾納之然君集常畏謀洩怱怱不自安或中夕驚吒妻怪之曰公國大臣何為爾若有所負宜自歸首領尚可全不從承乾事覺捕君集下獄楚石告狀帝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君集辭窮不能對帝語羣臣曰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寘諸法將丐其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乃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

之籍其家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欲反若乎蹉跌至此然嘗為將破二國若言之陛下丐一子以守祭祀帝聞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為右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張亮鄭州滎陽人起畎畝志趣竒譎雖外敦厚而內不情隋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從之未甚甄識時軍中有謀叛去者亮輒以告密愛其誠乃署驃騎將軍隷李勣勣以黎陽歸亮頗佐佑之擢鄭州刺史㑹王世充取鄭亮提孤軍不敢入亡命共城山俄檢校定州别駕勣討劉黑闥使亮守相州賊方盛棄城遁房玄齡以亮沈果有謀白秦王引為車騎將軍隱太子將作難命亮統左右千人之洛陽隂結山東豪桀以備變齊王告亮反

高祖以屬吏詰訊終無所言乃得釋王即位除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累遷御史大夫進封鄅國公食益州戶五百歷幽夏鄜三州都督相州長史從鄖國召拜工部尚書亮為政多伺察發擿隱微示神明抑彊恤弱所至有績拜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督侯君集巳誅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時茂州佀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有罪當死攝刑部尚書韋挺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于下而歸虐朕耶挺失據趨出亮

為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亮不謝帝寤曰寧屈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帝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詔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引兵自東萊浮海襲破沙卑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為踞胡牀直視無所言衆謂其勇得自安於是副將張金樹鼓于軍士奮擊因破賊及從帝還至并州乃得罪初亮棄故妻更娶李氏李妬悍私通歌兒養為子名慎幾亮子顗數諫止亮不納李好左道交通巫覡撓政事亮為相

州假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都弓長其姓陰有怪謀術家程公頴者亮素與厚陰謂曰君前言陛下真天下主何其神邪公頴內曉卽稱亮臥若龍當大貴亮曰國家殆必亂吾臂龍鱗奮矣慎幾且大貴公孫常者節兄也亮謂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為諸王姬常曰我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在讖書亮悅會陝人常德發其謀幷言亮養假子五百帝使馬周鞫之亮謝辭曰囚等畏死見誣耳因自陳佐命舊臣帝曰

亮養子五百將何為正欲反耳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
帝遣長孫無忌房女齡就獄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
為之公不自修乃至此將奈何於是斬西市籍其家
薛萬均本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為涿
郡太守萬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材武為羅藝所厚
善與藝歸款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實建德帥
衆十萬寇范陽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
即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

德師度水邀半度擊之大敗其衆明年建德以二十萬騎來攻兵已緣堞萬均與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擊其背衆驚潰去秦王平劉黑闥引萬均為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柴紹之討梁師都也以萬均為副萬徹亦從距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至王師却萬均兄弟横擊之斬其驍將虜陣譟乘之俘殺相藉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旣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俄為沃沮道行

軍副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青海萬均萬徹各以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葢三軍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磧乃還與靖會青海璽書勉勞還本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麴智盛堅守未下萬均麾軍進智盛懼乃降進潞國公會有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

所訴實罪且輕虛則所失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
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為舉哀詔陪葬昭陵
後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
勲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
坐感歎弟萬徹萬淑萬備
萬徹與萬均歸高祖授車騎將軍武安縣公事隱太子
太子誅萬徹督宮兵戰玄武門譟而趨秦府衆失色乃
示以太子首然後去與數十騎亡之南山秦王數使貸

諭乃出謝王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從李靖討突厥頡利可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歴右衛將軍蒲州刺史副李勣擊薛延陀與虜戰磧南率數百騎為先鋒繞擊陣後虜顧見遂潰斬首三千級獲馬萬五千封一子為縣侯改左衛將軍尚丹陽公主加駙馬都尉遷代州都督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貞觀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軍

總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次鴨淥水以奇兵襲大行城與高麗步騎萬餘戰斬虜將所夫孫虜皆震恐遂傅泊汋城虜衆三萬來援擊走之拔其城萬徹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有上書言狀者帝愛其功直加讓曽而已即為焚書副將裴行方亦言其怨望李勣曰萬徹位大將軍親主壻而内懷不平罪當誅因詔除籍徙邊㑹赦還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昵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有變

當與公共輔荆王謀洩下獄誅臨刑曰萬徹大健兒留
為國効死安得坐遺愛殺之遂解衣顧監刑者曰亟斬
我斬之不殊叱曰胡不力三斬乃絶萬淑亦以戰功顯
歷右領軍將軍梁郡公暢武道行軍總管
萬備有至行居母喪廬墓前太宗詔表異其門以尚輦
奉御從伐高麗李勣圍白巖虜遣兵萬餘來援將軍契
苾何力以八百騎苦戰中槊創甚為賊所窘萬備單馬
進救何力獲免仕至左衛將軍在武德貞觀時又有盛

彦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頗以功力顯而皆不終附于左

盛彦師者宋州虞城人少任俠隋大業末為澄城長高祖兵至汾陰彦師率賔客上謁授行軍總管從平京師與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彦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思東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為也殆不可當彦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公梟其首萬寶問計荅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衆踰洛水入熊

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為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禽之密果至彥師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授武衛將軍鎮熊州討王世充也彥師與萬寶軍伊闕絕山南路世充平為宋州總管始彥師入關世充以陳寶遇為宋州刺史待其家不以禮及是彥師因事殺之又殺平生所惡數十家州人震駭皆重足立徐圓朗反詔為

安撫大使戰敗為賊所執圓朗待之厚令作書招其弟使舉虞城叛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禽誓死報國若宜善侍母勿以我為念圓朗笑曰將軍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圓朗平彥師得還高祖以罪誅之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家饒財好施以俠聞隋大業末募壯士捕盜時年十九善御衆所向有功盜畏不入境宇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剌史歃血誓衆士皆感泣越王侗立遣使歸地因署本州總管封沈國公王世充

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史封弋陽郡公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為前軍總管下宣歙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破之歷蔣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名貞觀二年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内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頓首奉詔既而託疾自解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既許朕矣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嶺南瘴癘而

臣不能飲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為天下命斬朝堂既而悔之詔復其官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醴泉人仕隋為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以漳川歸授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得其衆數千因授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拒薛舉戰不勝與弟寶皆没于賊舉令至城下紿說使降世讓陽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極于此矣善自固舉重其節不加害秦王方屯高墌世讓密遣寶間

走王言賊虛實高祖悅賜其家帛千匹舉平授彭州刺史俄領陜東道行軍總管從永安王孝基討呂崇茂于夏縣軍敗為賊所囚聞獨孤懷恩有逆謀唐儉語世讓曰懷恩謀行則國難未息可亡歸白發之世讓逃還高祖方濟河幸懷恩營驚曰世讓之來天也因封為弘農郡公賜田百畝錢百萬毋喪免起為檢校并州總管竇建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讓率萬騎出黄沙嶺襲洺州會突厥入寇又詔以兵屯鴈門世讓馳騎八百赴之而可

汗軍大至乃保武州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城數壞輒立栅完拒鄭元璹先使可汗可汗使來說世讓叱曰丈夫奈何為夷狄作說客邪久之虜引去元璹還具道其忠賜良馬金帶襄邑王神符鎮并州世讓數以氣淩之坐是削籍徙康州未幾召授廣州總管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為地耳如使勇將屯崞城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略城下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使者乃使馳

驛經畧於是世讓至馬邑高滿政以地來降突厥忠之從反間云世讓與可汗為亂帝不之察因誅之籍其家貞觀初突厥降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仕隋鄱陽郡書佐涉圖史能言成敗事性陰狡以天下將亂見北海完富潛介賊破其鄉取子女玉帛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率宗黨歸順貞觀初梁師都未平蘭上書陳方畧太宗以為夏州都督府司馬師都以突厥兵頓城下蘭仆旗息鼓賊疑不

敢廹夜引去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師都平遷豐州刺史召為右領軍衛將軍十一年為夏州都督長史時突厥攜貳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間離之頡利果疑摸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郤其衆封平原郡公俄檢校代州都督初長社許絢解讖記謂蘭曰天下有長年者咸言劉將軍當為天下主蘭子昭又曰讖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會鄠縣尉游文芝以罪繫獄當死因發其謀蘭及黨與皆伏誅

李君羨洛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後為王世充驃騎惡世充為人率其屬歸高祖授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置左右從破宋金剛于介休加驃騎將軍賜以宮人繒帛從討王世充為馬軍副總管世充子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俘其軍玄應走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累授左衛府中郎將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候中郎將封武連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

勞歷蘭州都督左監門衛將軍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為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羨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未幾出為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為妖言謀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冤武后亦欲自詫詔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

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

于謠讖濫君羡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唐書卷九十四

唐書卷九十四考證

張亮傳會陝人常德發其謀○舊書發其事者為常德元

唐書卷九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九十五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趙鳴皋

唐書卷九十五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二十

高儉 竇

高儉字士廉以字顯齊清河王岳之孫父勱樂安王入隋為洮州刺史士廉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敏於占對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

皆宿臣顯重與為忘年友繇是有名自以齊宗室不欲
廣交屏居終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勸之仕仁壽中
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郎斛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貶為朱
鳶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癘地乃留妻鮮于奉養而行
會世大亂京師阻絶交趾太守丘和署司法書佐時欽
州俚帥甯長真以兵侵交趾和懼欲出迎士廉曰長真
兵雖多縣軍遠客勢不得久城中勝兵尚可戰奈何受
制於人和因命為行軍司馬逆擊破之高祖遣使徇嶺

南武德五年與和來降於是秦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為治中親重之隱太子與王隙已熾乃與長孫無忌密計計定是日率吏卒釋囚授甲趨芳林門助戰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進侍中封義興郡公坐匿王珪奏不時上左授安州都督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頃千

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廝引旁出以廣溉道人以富饒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州人地無不當者高祖崩攝司空營山陵加特進遷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關中者以屬卿也久之請致仕聽解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政事帝伐高麗皆同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同掌機務太子令曰寡人資公訓道而比聽

政據桉對公情所未安所司宜别設桉奉太傅士廉固辭還至并州有疾帝即所舍問之貞觀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為流涕卒年七十一又欲臨弔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流涕乃還入東苑南向哭詔贈司徒并州都督謚曰文獻陪葬昭陵方寒食勑尚宫以食四轝往祭帝自為文喪出横橋又登城西

北樓望哭以過喪高宗即位加贈太尉配享太宗廟廷
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
焚稾家人無見者士廉少識太宗非常人以所出女歸
之是為文德皇后及遺令墓不得宅藏惟置衣一襲與
平生所好書示先王典訓可用終始者初太宗嘗以山
東士人尚閥閱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
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
責天下譜諜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

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粱左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間何為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為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學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買昏為榮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

為公卿大夫世世不絶此謂之門户令皆反是豈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為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為第三姓班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叙武后世又李義府耻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楊仁卿史𤣥道吕才等十二人刋定之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帝自叙所以然以四后姓酅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叙之凡九等取身

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爲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譜限搢紳耻焉目爲勳格義府奏悉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爲昏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爲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爲冠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壻皆

取當世勲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後房玄齡魏徵李勣復與昏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髙下縣隔李義府為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為敝云士廉六子履行審行真行有名

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諭使彊食尚東陽公主襲爵繇户部尚書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有名坐長孫無忌

左授洪州都督改永州刺史
真行至左衛將軍其子岐連章懷太子事詔令自誡切
真行以佩刀刺殺之斷首棄道上高宗鄙其為貶睦州
刺史
審行自戸部侍郎貶渝州刺史
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第李巽表鹽鐵轉運
巡官善職凡十年進累司門郎中敬宗愼置侍講學士
重以簡厚惇正與崔郾偕選再擢國子祭酒文宗好左

氏春秋命分列國各為書成四十篇與鄭覃刊定九經
于石出為鄂岳觀察使以美政被褒久之拜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少保

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
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代
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劉石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墓
子孫猶挾系録以示所承而閥閲顯者至賣昏求財汩
喪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為衰至中葉風教

又薄譜録都廢公靡常産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訖無考按冠冕皂隷混為一區可太息哉

竇威字文蔚岐州平陸人父熾在周為上柱國入隋為太傅太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羣言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為書癡内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祕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薄威職閑冗更謂

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尚何求耶威笑不答蜀王秀辟為記室威以秀多不法謝疾去秀廢府屬皆得罪威獨免大業中累遷内史舍人數諫忤旨轉考功郎中後坐事免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方天下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語裴寂曰威令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授内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為諭帝益親矚甞引入卧内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内史

令事固有不等耶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夸我耶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後寢疾帝臨問及卒哭之慟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謚曰靖威性儉素家不樹産比喪無餘貲遺令薄葬詔皇太子百官臨送

兄子軌字士則父恭仕周為雍州牧鄴國公軌性剛果

有威大業中為資陽郡東曹掾去官歸髙祖起兵軌募衆千餘人迎謁長春宮帝大悅賜良馬十匹使略地渭南下永豐倉收兵五千從平京師封贊皇縣公為大丞相諮議參軍稽胡賊五萬掠宜春詔軌討之次黄欽山遇賊乘髙叢射衆為却軌斬部將十四人更拔其次代之身擁數百騎殿令曰聞鼓不進者斬既鼓士爭赴賊賊射不勝大破之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擢太子詹事赤排羌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寇漢中拜秦州總管討賊

連戰有功餘黨悉降復鄧國舊封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党項引吐谷渾寇松州詔軌與扶州刺史蔣善合援之善合先期至敗之鉗州軌進軍臨洮擊左封走其衆度羌必為患始屯田松州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充明年還蜀軌旣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身未嘗解甲其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蜀盜悉平初以其甥為腹心嘗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

公厨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寃監刑者疑不時決軌并斬之後入朝賜坐御樓容不肅又坐對詔帝怒曰公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公斬誅略盡我隴種車騎尚不足給公因繫詔獄俄釋之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詔至軌内詔懐中雲起問詔安在軌不肯示因執殺之行方懼奔京師得免是歲行臺廢授益州都督加食邑戸六百貞觀元年召授右衛大將軍出為洛州都

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趨本卒贈幷州都督子奉節尚永嘉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

軌弟琮有武幹大業末犯法亡命太原依高祖與秦王有憾不自安王方收天下豪英降禮接之與出入卧内琮意乃釋大將軍府建引為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授金紫光祿大夫封扶風郡公從劉文静擊屈突通於潼關敗其將桑顯和通遁去琮以輕騎追獲於稠桑進兵

下陝縣抵太原倉遷左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款命琮總萬騎自柏崖迎之逗留不進武見殺坐除名武德初為右屯衛大將軍時將圖洛陽詔琮留守陝護饟道王世充將羅士信數以兵鈔絶琮使人説降之東都平檢校晉州總管從隱太子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賜黄金五十斤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敬永徽五年加贈特進

威從兄子抗字道生父榮定為隋洺州總管陳國公謚

曰懿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抗美容儀性通率涉見

圖史以帝甥蚤貴入太學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侍

父疾東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襲爵累轉梁州刺

史將之官文帝幸其第酣宴如家人禮母卒數號絶詔

宫人節哭歲餘為岐州刺史轉幽州總管所至以寬惠

聞漢王諒反煬帝疑抗為應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

因誣抗得諒書不奏按鞫無狀然坐是遂廢抗與高祖

少相狎及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玄感為我先耳李氏

名在圖籙天所啓也髙祖曰為禍始不祥公無妄言煬帝遣抗出靈武逴護長城聞髙祖已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壻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主也因歸長安髙祖見之喜握手曰李氏果王何如因置酒為樂授將作大匠兼納言尋罷為左武候大將軍帝聽朝或引升御坐既退入卧内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宫中稱為舅或留宿禁省侍燕豫然未嘗干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舉功第一又從征王世充東都平册勲於廟者九人抗與從

弟軌與焉賜女樂一部珍幣不貲卒贈司徒謚曰密子衍靜誕衍襲爵

靜字元休在隋佐親衛以父得罪煬帝久不之進高祖入京師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糧道不屬靜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議者以流亡未復不宜重困於是召入與裴寂蕭瑀封倫廷議寂等不能屈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請斷石嶺以為鄣塞制突厥之入太宗即位授司農卿封信都

縣男趙元楷為少卿靜鄙其聚斂因會官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一人安兆庶惡用公哉元楷大慙改夏州都督突厥攜貳諸將出征者過靜靜為陳虜中虛實諸將由是大克獲又間其部落郁射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皆內附帝嘉之賜馬百匹羊千口及禽頡利詔處其衆河南靜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羣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為之民資無知之虜得

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化况首丘未忘則一旦變生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女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為羈制則世為藩臣矣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再遷民部尚書卒謚曰肅子逵尚遂安公主襲爵

誕隋末起家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封安豐郡公尚襄陽公主從秦王征薛舉為元帥府司馬累遷太

常卿高祖諸子幼未出宮者十餘王國司家事皆誕主之出為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授右領軍大將軍進莘國公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乃下詔曰誕比衰耗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就第卒贈工部尚書荊州刺史謚曰安

抗弟璡字之推性沈厚隋大業末為扶風太守唐兵起以郡歸歷民部尚書從秦王平薛仁杲賜錦袍尋鎮益

州時蜀盜賊多皆討平之與皇甫無逸不協數相訐毀因請入朝至半道詔還之璡內憂恐會使者至璡引宴卧內厚餉遺無逸以聞坐免官未幾授秘書監封鄧國公貞觀初遷將作大匠詔修洛陽宮鑿池起山務極侈浮費不勝算太宗怒詔毀之免其官以酆王納璡女為妃復位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安璡有巧思工書武德中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雅樂是正鍾律云

威從孫德玄隋大業中起家國學生祖照尚周文帝義

陽公主封鉅鹿郡公父彦襲爵終隋西平太守兄德明師事陳留王孝逸通知文史漢王諒反遣將綦良攻黎州德明年十八募士五千號令嚴整倍道擊賊破之以功擢累齊王府屬坐事免高祖兵叩長安而宗室孝基神符道宗及竇誕趙慈景等竝繫獄隋將衛文昇隂世師欲殺之德明諫曰罪不在此殺之無傷於彼祗取怨焉不如縱之乃止長安平謁高祖終不自言時稱長者拜考功郎中從秦王擊王世充封顯武男歷常愛二州

刺史卒德玄始為高祖丞相府千牛歷太宗時不甚顯

高祖以舊臣自殿中少監為御史大夫歲中遷司元太

常伯時帝又以源直心為奉常正卿劉詳道為司刑太

常伯上官儀為西臺侍極郝處俊為太子左中護凡十

餘人皆帝自擇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頓首謝麟德初進

檢校左丞勤職約己天子嘗臨朝咨其清素加以賜賚

居位數年贊圖封禪事與李勣皆為使帝次濮陽問古

謂帝丘德玄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敬宗自

矜于人德玄知不為忤衆服其量禮成進爵二級以弟德遠未及爵願分封詔可故德玄封鉅鹿男德遠樂安男德玄迎時取合未嘗有過然無它補益卒年六十九贈光禄大夫幽州都督謚曰恭

贊曰高竇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厠跡名臣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来賢豪不遭興運埋光鏟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竇宗自魏訖唐支冑扶疏數百年所馮厚矣

唐書卷九十五

唐書卷九十五考證

高儉傳父勵樂安王○舊書作北齊安樂王

卒年七十一○舊書作時年七十二

竇威從兄子抗卒贈司徒謚曰密○舊書作卒贈司空

唐書卷九十五考證

唐書卷九十六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房杜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父彦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

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為子孫立長久計淯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閱終當内相誅夷視今雖平其亡跬可須也彦謙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祕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當為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云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月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

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為秦王即授府記室封臨淄侯
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
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
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
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稾高祖曰若人機識
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隱太子與
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惟聖人克之大
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乃引杜如晦協判大

計累進陜東道大行臺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故太子忌二人者竒譖于帝皆斥逐還第太子將有變王召二人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為皇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户餘皆次叙封拜帝顧羣臣曰朕論公等功定封邑恐不能盡當無有諱各為朕言之淮安王神通曰義師起臣兵最先至今𤣥齡等以刀筆吏居第一臣所未喻帝曰叔父兵

誠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故建德之南軍敗不振討黑闥反動望風輒奔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叔父以親宜無愛者顧不可縁私與功臣競先後爾初將軍丘師利等皆怙跋攘袂或指畫自陳說見神通愧屈乃曰陛下至不私其親吾屬可妄訴邪進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更封魏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閱諜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敕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帝嘗問創業守

文孰難玄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尅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静傜役毒之世方敝衰刻窮之國由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為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㑹詔大臣世襲授宋州刺史徙國梁而羣臣讓世襲事故罷刺史遂為

梁國公未幾加太子少師始詔東宮皇太子欲拜之玄

齡讓不敢謁乃止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為王妃男尚主

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

政玄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也然國家相眷賴

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晉

王為皇太子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以母喪賜塋昭

陵園起復其官會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

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總之玄齡

數上書勸帝願毋輕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見聽晩節多病時帝幸玉華宫詔𤣥齡居守聽臥治事稍棘召許肩輿入殿帝視流涕𤣥齡亦感咽不自勝命尚醫臨候尚食供膳日奏起居狀少損即喜見于色𤣥齡顧諸子曰今天下事無不得惟討高麗未止上含怒意決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没地矣遂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所不制者陛下皆制之矣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弛辮握刀分典禁

衞延陀鐵勒按置州縣髙昌吐渾偏師掃除惟髙麗歴
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六軍征荒裔
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
謂功倍前世矣易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惟聖
人乎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為陛下
惜者此也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
云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邊夷醜種不足待以仁義
責以常禮古者以禽魚畜之必絶其類恐獸窮則搏苟

救其死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停音樂以人命之重為感動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寡妻慈母望櫘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為後世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為舊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臣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即臣死骨

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已危惙尚能憂吾國事
乎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決詔皇太子
就省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
薨年七十一贈太尉拜州都督謚曰文昭給班劒羽葆
鼓吹絹布二千段粟二千斛陪葬昭陵高宗詔配享太
宗廟廷玄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
無娼忌聞人善若已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
法處令務為寛平不以已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

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貞觀末年以譴還第黄門侍郎褚遂良言於帝曰玄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於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觀風俗玄齡敕子弟汛掃廷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宫帝在翠微宫以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帝討遼

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驛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子遺直嗣

次子遺愛誕率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為右衛將軍公主帝所愛故禮與它婿絶主驕蹇疾遺直任嫡遺直

懼讓爵帝不許主稍失愛意怏怏與浮屠辯機亂帝怒斬浮屠殺奴婢数十人主怨望帝崩哭不哀高宗時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罪帝敕長孫無忌鞫治乃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勳免貶銅陵尉詔停配享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祖果有名周隋間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内負大節臨機輒斷隋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令

德因補谿陽尉棄官去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徙陝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𤣥齡曰去者雖多不足吝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王驚曰非公言我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祕方多事裁處無留僚屬共才之莫見所涯進陝東道大行臺司勳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天策府建為中郎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進封蔡國公食

三千戸別食益州千三百戸俄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總監東宮兵進位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引士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隂剴諷如晦等帝曰玄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久之以疾辭職詔給常俸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會病力詔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哽塞及未亂擢其子左千牛構兼尚舍

奉御甍年四十六帝哭為慟贈開府儀同三司及葬加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勒文於碑使言君臣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嘗賜玄齡黄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淚曰世傳黄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後忽夢如晦若平生明日為玄齡言之敕所御饌往祭明年之祥遣尚宮勞問妻子國府官佐亦不之罷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追贈密州刺史徙國萊方為相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

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率用玄齡策也盖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構位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陽郡公承乾謀反荷曰琅邪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為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象軒驁構以累貶死嶺表

如晦弟楚客少尚奇節與叔父淹皆没於王世充淹與如晦有隙譖其兄殺之并囚楚客瀕死世充平淹當誅楚客請於如晦不許楚客曰叔殘兄今兄又棄叔門内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之高祖得釋方建成難作楚客遁舍嵩山貞觀四年召為給事中太宗曰君居山似之矣謂非宰相不起渠然邪夫走遠者自近人不郵無官患才不副而兄與我異支一心者爾當如兄事吾而輔我楚客頓首謝因擢為中郎將每入直盡夕不釋

仗帝知而勞之進蒲州刺史政有能名徙瀛州後為魏王府長史遷工部尚書攝府事以威肅聞揣帝意薄承乾乃為王諧媚用事臣數言王聰睿可為嗣人或以聞帝隱恚及王貶爵暴其罪以如晦功免死廢于家終虔化令

淹字執禮材辯多聞有美名隋開皇中與其友韋福嗣謀曰上好用隱民蘇威以隱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為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赦還高孝基為雍州

司馬薦授承奉郎擢累御史中丞王世充僭號署少吏部頗親近用事洛陽平不得調欲往事隱太子時封倫領選以諗房玄齡恐失之白秦王引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嘗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慶州總管楊文幹反辭連太子歸罪淹及王珪韋挺並流越嶲王知其誣餉黄金三百兩及踐阼召為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食四百戶淹建言諸司文案稽期請以御史檢促太宗以問僕射封倫倫曰諸官各以其事治御史劾不法

而索桉求疵是太苛且侵官淹嘿然帝曰何不申執對曰倫所引國大體臣伏其議又何言帝恱以資博練帝敕東宮儀典簿最悉聽淹裁訂俄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所薦𣎆四十人後皆知名嘗曰邳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及隋時位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羣臣迎阿獨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云曰臣與衆帝折曰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讜言謝曰臣位下又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卿以君不足諫尚何仕食隋

粟忘隋事忠乎因顧羣臣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治諫亦死則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祿重責深從古則然帝笑曰卿在隋不諫宜置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曰世充愎諫飾非卿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勉曰今任卿巳可有諫未荅曰願死無隱貞觀二年疾帝為臨問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襄始淹典二職貴重於朝矣而亡清白名獲譏當世子敬同襲爵官至鴻臚卿

如晦五世孫元穎貞元末及進士第又擢宏詞從使府辟署稍以右補闕為翰林學士敏文辭憲宗特所賞歎吳元濟平論書詔勤遷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穆宗以元穎多識朝章尤被寵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為學士承旨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安縣男自帝即位不閱歲至宰相搢紳駭異甫再朞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帝為御安福門臨餞敬宗驕僻不君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珍異獻之踵相躡於道百

工造作無程歛取苛重至削軍食以助㫺畜又給與不時戍人寒饑乃仰足蠻徼於是人人咨苦反為蠻內覘戎備不修太和三年南詔乘虛襲戎巂等州諸屯聞賊至輒潰戍者為鄉導遂入成都巳傅城元頴尚不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大掠焚郛郭殘之留數日去蜀之寶貨工巧子女盡矣初元頴計廹將挺身走會救至乃止文宗遣使者臨撫南詔南詔上言蜀人祈我誅虐帥不能克請陛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貶邵州刺史議

者不厭斥為循州司馬官屬崔璜紇干泉盧幷悉奪秩分逐之元頴死於貶所年六十四將終表丐贈官乞歸葬詔贈湖州刺史元頴與李德裕善會昌初德裕當國因赦令復其官弟元絳終太子賓客元絳子審權

審權字殷衡第進士辟浙西幕府舉拔萃中為右拾遺宣宗時入翰林為學士累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懿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門下侍郎出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龐勛亂徐州審權與令狐綯崔鉉連

師掎角饋粟相銜王師賴濟勛破進檢校司空入爲尚書左僕射襄陽郡公繼領河中忠武節度使卒贈太子太師謚曰德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内寢坐必斂衽常若對大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擁簾徐下乃退與杜悰俱位將相悰先進故世謂審權為小杜公

子讓能字羣懿擢進士第從宣武王鐸府為推官以長

安尉為集賢校理喪母以孝聞又辟劉鄴牛蔚二府稍進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引判度支按僖宗狩蜀奔謁行在三遷中書舍人召為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緩徠書詔叢沓讓能思精敏凡號令行下處事值機無所遺筭帝倚重之從還京師再遷兵部尚書封建平縣子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翔蒼黄無知者讓能方直徒步從十餘里得遺馬褫紳為靷乘之朱玫兵逼乘輿帝走寶雞獨讓能從翌日孔緯等乃至俄而進狩梁是

時棧道為山南石君涉所毁天子間關嶮澀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遺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所謂忠於所事邪讓能頓首曰臣世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不肖使扞牧圉臨難茍免臣之耻也帝次褒中擢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時嗣襄王熅即偽位彊藩大鎮附者巳十八貢賦不輸行在無以備賞勞衛兵往往乏食君臣搏手無它策讓能建遣大使入河中以諭王重榮重榮果奉詔已而京師平進中書

侍郎徙封襄陽郡公官吏多汙僞署有司皆欲論死讓能以脅從不足深治固争之多所全貸昭宗立進尚書左僕射晉國公賜鐵劵累進太尉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後兵寖彊恃有功不奉法朝廷弱弗能制㑹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請以師問罪未報而兵出帝忿其專然不得已從之山南平詔茂貞領興元武定而以徐彦若為鳳翔節度使分果閬州隷武定軍茂貞怨不赴鎮上章語悖慢又詒書讓能詆責以為助守亮為

亂抑忠臣奪己功其言醜肆京師匈懼日數千人守闕下候中尉西門重遂出請與茂貞鳳翔地為百姓計答曰事出宰相我無預茂貞益怨帝怒詔讓能計議且趣調發經月不就第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及王行瑜讓能所言悉漏之茂貞乃以健兒數百雜市人候昭緯與鄭延昌歸第擁肩輿譟曰鳳翔無罪幸公不加討以震驚都輦昭緯曰上委杜太尉吾等何知市人不識孰為太尉即投瓦石妄擊昭緯等走而免遂喪其印帝愈

怒捕首惡誅之京師爭避亂逃山谷間讓能諫帝曰茂貞固宜誅然大盜適去鳳翔國西門又陛下新即位願少寛假以貞元故事姑息之不可使怨望帝曰令詔令不出城門國制撓弱賈生慟哭時也朕顧奄奄度日坐觀此邪卿為我圖之朕自以兵屬諸王讓能曰陛下欲削滌僭嫚剛主威隆王室此中外大臣所宜共成之不宜專任臣帝曰卿元輔休戚與我均何所避泣曰臣位宰相所以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陛下敢計身乎且陛

下之心憲祖心也但時有所未便它日臣蒙晁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德二年以嗣覃王為招討使神策將李鐬副之率師三萬送彥若赴鎮昭緯內畏有功密語茂貞曰上不喜兵一出太尉茂貞乃悉兵迎戰盩厔覃王敗乘勝至三橋讓能曰臣固豫言之臣請歸死以紓難帝涕下不能已曰與卿決矣再貶雷州司戶參軍茂貞尚駐兵請必殺之乃賜死年五十三弟彥林官御史中丞弘徽戶部侍郎皆及誅帝痛之後

贈太師子光乂次子曉不復仕曉入梁貴顯於世

贊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興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諒其

然乎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敕則謨謀果有大過人者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蓋房杜之細邪

唐書卷九十六

唐書卷九十六考證

房元齡傳帝曰元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太子詹事○舊書遽授緯綿州刺史

元齡次子遺直以先勲免貶銅陵尉○舊書作除名為庶人

唐書卷九十六考證